



本文作者吳國柄博士，湖北建始人，曾任漢口市政府參事兼工程主任。防空司令部工程處長，軍政部技正，現從事著述與工程教學工作。圖為吳博士民國十四年在倫敦留學任徐樹錚專使團工兵少校副官長時留影。

# 徐樹錚與我 (五)

## 陪徐專使考察歐美日本各國記

吳國柄

吳國柄博士早歲留學歐洲時，適逢北京政府特派徐樹錚為考察歐美日本各國專使，吳博士以青年學者奉駐英使館電召，在倫敦會見徐專使以備諮詢，頗受徐專使賞識，被委為考察團隨員及副官長，隨同徐樹錚工作。文中除考察見聞外，兼及巴黎和會側聞、徐樹錚遇害秘辛，及認識馮玉祥之經過頗具史料價值。

編者

### 波蘭捷克都很窮困

專使回巴黎途中，經過波蘭、捷克，順道訪問它們。波蘭人民共和國，面積十二萬平方英里，人口約二千四百萬，首都華沙 Warsaw。波蘭位於俄、德兩強之間。礦產頗多，煤的產量尤為豐富。

第一次大戰前，波蘭是獨立國，聯合德國打

俄國，戰敗，被俄國佔領。一九一八年戰事停止，在凡爾賽和約中又恢復成獨立國。在這段期間，人口、財產損失很大。

專使和波蘭政府接頭，波蘭政府說：「我們窮的很，不能好好地接待你們，但歡迎專使參觀工廠。」波蘭工廠除日用品工廠外，大多數是兵工廠，做小型武器，如手槍。工廠做軍火，所以專使很感興趣，就留住一個晚上，但不接受政府

的招待。

捷克西與德國為界，北邊一部分與波蘭為界，南和匈牙利、奧地利為界。面積——四萬九千餘平方英里，人口——一千二百萬，首都布拉格 (Prague)。

捷克多森林，出產紙、銀礦，瓷土供給歐洲的瓷器業。盛產夏布、棉花，紡織業發達，供給歐洲衣着之用。皮鞋工廠很多，供應世界皮鞋的

需要。

專使考察之前，和代辦聯絡，代辦說：「國家窮的很，招待不起，也沒軍隊可以，歡迎專使參觀史料達兵工廠，工廠以製造手槍、步槍、機關槍為主。」

專使停留一天，參觀史料達兵工廠、皮鞋廠，鞋廠皮的來源很多是自中國運去的。

參觀後，坐火車回巴黎。

### 徐專使講俄京情形

徐專使說：「我們這一次本來可以由柏林坐火車到莫斯科，但俄國建議坐軍用飛機，我懷疑飛機是否能飛那麼遠，所以叫你們不要去。」

「飛機飛了十幾個鐘頭，聲音又大，地面的東西也看不清楚，到俄國境內河邊上看見很多男女在河裏洗澡。」

「下飛機，他們歡迎的樂隊打鼓，我們都沒聽見，耳朵被飛機聲震聾了。莫斯科街上冷清的很，趕不上柏林的熱鬧，人民穿的衣服也不好，不像倫敦、巴黎那樣的整齊、清潔。房子高大，看起來很笨重。」

「宴會，官員們沒穿大禮服，領帶也不繫，只穿襯衫就上桌子。吃飯時，有位記者說：『中國政府多的很，你代表那個政府？』我見他有藐視的意思，就反問他：『你俄國派的公使駐那裏？』記者說：『不知道。』『你政府派駐的公使駐在那裏都不知道，你沒資格坐在這。』於是，記者坐在那裏，就悶不作聲。」

「吃的菜和英、法相同，僅魚子不同。魚子

有手指頭大，紅色新鮮的，是各國沒有的。你們要吃魚子，到俄國餐廳就可以。」

東線考察完畢，要考察北線的兩個國家——荷蘭、比利時。

### 荷蘭女王接待經過

荷蘭是歐洲的一個小國，面積——一萬三千零二十五平方英里，人口——一千零三十萬。本土雖小但國外有屬地，商務也發達。荷蘭有兩個大城：

1. 海牙 (Hague) 是首都、政治中心，女王 Wilhelmina 住此。

2. 阿姆斯特丹 (Amsterdam) —— 商業城，荷蘭進出口都在此。

荷蘭面積小，糧食生產不足人民所需，所以移山填海築堤岸，防止海水入侵與海爭地。因陸地比海面低，所以設有風車，利用海風吹動風車，把陸地上的水抽起來，由管子送回海裏，這是荷蘭風景的一大特色。

專使團通知荷蘭公使館代辦龔淵湖，要到荷蘭作友善的訪問。我們從巴黎坐火車到海牙，在公使館吃完午飯，專使下令大家穿大禮服，戴高帽子，跟隨荷蘭外長到女王的鄉下行宮。因為那時是夏天，女王不在首都，到鄉下的行宮避暑。

車沿著堤上走，堤岸下種青草，養很多乳牛，出產的牛奶品質很好，除供給本國人民所需外，還外銷到世界各國。

車走了一個多鐘頭，到鄉下一棟木造的房子。外交大臣陪專使進入大門，大門式樣有點像中

國的大門。入內後，先到衣帽間整理服裝。

然後到客廳，客廳四周擺有中國花瓶，是庚子年間由北京運來的。花瓶有一人高，共有八個，分別列在兩旁，這是我從沒見過的。

大廳有很多荷蘭女官，其中有一位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她招待我們，陪我們聊天。她告訴我們荷蘭很小，只有兩處地方值得參觀：

「1. 堤工——荷蘭以堤工聞名世界。這是上天逼著我們做的，山上不能種植，只好挖山上的土壤，得到原來山的位置和填出來的新地。不是用戰爭擴充土地，而是用人力移山填海。填土時用輕便的鐵路運土，工程浩大，值得一看。」

「2. 金剛鑽工廠——世界上各種名貴的寶石都集中在此，切磨成金剛鑽，一顆很小的石頭要好幾年才能磨成。工廠雖不大但機器很多，英國的金剛鑽都在這兒磨的，英王的王冠，寶石桌椅也都在這裏做的。」

談了一會，鐘聲響了，宣布女王準備要出來。女官把我們按官位大小排成一列。女王出來時，先敲鐘接著有音樂，大廳上的簾子打開，女王走出來。女王年紀很大，看起來有六、七十歲，穿著一套新娘式的白紗禮服，長裙有好幾人托著。進到客廳後，女王脫下白紗站著不動，外交大臣和專使向前，女王拿著鏡子在專使臉上照，看完後，和專使握手，專使轉身對著隨員，一個一個介紹，每個介紹一個，女王就用鏡子照一下，說一句荷語「好」。

介紹完後，女王走向一張大椅子，請專使坐在大椅子的右邊，專使代表中國總統，所以女王

和他同坐一張椅子，左邊是外交大臣坐在另一把椅子上。

會說北京話的女官站在專使身旁，我們都不會說荷語，所以她幫專使翻譯。女王說：「你們從這麼遠的地方來看我，一路辛勞，謝謝你們的盛意，請轉達我的謝意給段執政，並向他問好。這裏幾乎天天下雨，但你們今天沒碰到下雨，由此可見中荷兩國的交情光明。」又說了些客套話。

下午，我們回海牙。回途因堤岸上沒有樹木，而且是石子路。過橋時，因路面不平有小坑，車子一顛，把我們的高禮帽弄平了，大家都覺得好笑。回到海牙的中國公使館吃飯，然後回旅館休息。

晚上，荷蘭設國宴招待我們，宴會後有舞會，各國的公使夫婦都參加，我坐在專使後面，代專使陪貴婦跳舞。因為我年輕，她們都喜歡和我跳，專使看了很高興。

次日，參觀挖山填海的工程，工程浩大。回途參觀金剛鑽工廠，因為荷蘭沒什麼好看觀的，所以停留一宿即乘飛機到比國參觀訪問。

### 乘飛機到比國參觀

坐飛機由荷蘭飛到比利時。那時的飛機很小，上面有八個座位。飛機飛的不高，地上的景物隱約可見。

飛機太小，所以行李不在上面。我看行李不在上面，心裏很著急，接待的人告訴我：「行李用火車運。我想今晚有宴會，明天要見比皇，都要

穿大禮服，萬一行李不能準時運到，該怎麼辦？飛機抵達比國機場，王公使在機場迎接我們，告訴我們晚上八點公使館請客，介紹專使和各國的使節及比國的官員晤面。

到了晚上七點多，行李還沒運到，身為副官長的我，急的像熱鍋上的螞蟻，打電話問火車站的人，火車何時進站？他們回答：「火車快要到了，但行李是否在上面就不得而知。我又打電話給荷蘭的招待人員，他說行李已送到車站，但不知什麼時候能運到。」

這時，專使已準備換衣服參加晚宴，但是行李還沒送到，我告訴比國的招待人員，叫他打電話給車站，如果有行李直接送到旅館。

我和公使館的人商量，想借茶房的禮服，但大小不合，式樣太舊，要買也買不著。正緊急時，一輛卡車載著行李到旅館門口，搬下後，專使就找我說：「時間快到了，我要換衣服，行李送到房間來。」謝謝上天保佑，行李能及時運到。參觀訪問考察之前，專使知道我在比國住很久，要我簡報比國的情形。我說：

「比國原是歐洲的一個小王國，面積——一萬一千七百七十九平方英里，人口——八百多萬，首都——布魯塞爾 Brussels。港口——Antwerp (Antwerpen 法文)。」

比國東鄰德國，西近英國，夾在兩大強國中，戰爭時是兵家必爭之地。因此，海牙和會時，比利時成了中立國，互不侵犯，所以沒有軍隊，人民很善良。

八國聯軍，比國在漢口有租借地，但因人力

不夠，所以沒有建設。比國因為人口少，所以對外國人非常親熱，比國人常說：「人皮膚、種族雖不同，但血都是紅的。」我到過歐洲的國家，最喜歡比國。

比國人少，年年要進口人來補充，歐洲人到比國加入比國籍，以便做事，以礦工居多。比國雖僅八百萬人口，但語言不統一，國語是法文，還有方言。語言以法語為主，所以很多事也跟著法國走，有大的慶典，懸掛法、比兩國的國旗。國內出產不豐，只有鋼鐵、建築材料、玻璃、水泥，以玻璃最著名。水泥和玻璃是出口大宗。

### 著名的里耶茲要塞

第一次大戰，德國不問比國是否中立，進兵比國以便攻打英國。比國的奧斯坦得 Ostend 科那克 Conde 海邊最靠近英國，德國製造長射程砲，由比國海口打到英國倫敦，所以德國一定要攻打比國。

比利時有一個要塞里耶茲 Liege，比國的國家鋼鐵廠設於此，所以築要塞保護里耶茲 Liege 的兵工廠、鋼鐵廠。要塞做的很結實，德國攻了一個禮拜，無法攻下。要塞四周被打平，但裏面仍是完整的，儲藏的軍火還很多。最後德軍圍住砲台，一炮打中要塞的火藥庫，火藥庫爆炸把要塞整個衝到天上又掉下來，要塞內有四十多人，被彈到天上又掉下來，沒掉死只是暈過去而已，德軍把他們都俘虜了。所以里耶茲 Liege 要塞，在第一次大戰時很有名。

要塞附近有一個著名的地方叫斯巴(SPA)，這個地方出的泉水非常好，比國把泉水裝成瓶運到國外去賣，剛果(Congo)飲用的水都是斯巴的泉水。這裏的風景很好，有一個游泳池建築的非常美麗、實用。

我在Ougre(烏格瑞)學鋼鐵時，曾和瑪格麗到斯巴SPA度週末。斯巴SPA附近的小山上有棟很講究的住宅是比皇的別墅。第一次大戰，德國威廉二世佔據斯巴SPA後，把比皇的別墅當成指揮所。

那時已有飛機，怕飛機轟炸，所以有防空避難的設備。我曾去看過，房子是兩層樓的，樓上是德皇辦公的地方和臥室；樓下為高級官員的臥房、辦公室。在房子附近有一個地下室，有隧道通往地下室。空襲時，是德皇的避難所。地下室有通道通往外面，如果房子被炸，出口被封，可以從通道出去，出口通道上有鋼架的花棚，敵機在上面看不見底下是個防空洞。

我在鋼鐵廠實習時，和表弟何彥生、楊煥斗三人曾到這裡遊覽。楊煥斗在美國學政治、經濟畢業，到英國經濟學院(School of Economics)深造，他和何彥生都不會說法語，兩人到比國找我，想看德皇的防空洞特來此地。看完後，照像留念。這次的遊覽給我防空的知識，中日戰爭時，替總統在廬山、重慶等處造防空洞，即本著這次的心得。

我和專使談到這個要塞，他去看。因為中國打戰是免不了的，所以防空洞和里耶茲要塞是值得看的。

### 看漢人洞弔古戰場

比國另一著名的地方——漢人洞。成吉斯汗攻打歐洲時曾到過此地，那時這裏都是森林，成吉斯汗的軍隊都是騎兵，在森林裏不容易作戰，歐洲人利用地理形勢，用火圍住成吉斯汗的軍隊，因此吃虧很大。軍隊亂跑，躲在山洞裏，經過多年，躲在山洞裏的逃生者都死了，因漢人曾佔據此洞，所以稱漢人洞。(Trou D. Han)

由山腰進洞去，裏面漆黑，用火把照亮，洞內像房間一樣，很多石筍掛在洞上面非常美麗。大約走了二個多鐘頭，到了一條河，上船出洞，到了一村莊有飯館、咖啡館。

滑鐵爐戰場是英國大將威靈頓大敗法軍拿破崙的戰場。這次戰爭發生於一八一六年六月十六日，此時拿破崙的勢力在歐洲大陸稱霸，英軍要抵抗它，因此英、法兩軍在滑鐵爐佈陣。

滑鐵爐位於布魯塞爾南方十公里地，地勢平坦沒有高山、大河，英軍跨海作戰由威靈頓將軍統帥，法軍由拿破崙率領。拿破崙擅於使用砲兵，但那天下雨，砲兵調動不靈，所以打敗。戰爭過後，在拿破崙打敗仗的地方築個土堆，遠遠望去像金字塔，塔頂有座獅子像，面向南方。土山下有個圓形的大建築物——戰場紀念館，牆上有油畫，畫出當時作戰的情形。

我們坐車到土山下的戰場紀念館下車，館長打開大門迎接我們，進門看見一個騎白馬的督戰者——拿破崙，英、法兩軍廝殺的情形，還有一個士兵向拿破崙敬禮，足見拿破崙的受人敬仰，

專使在這幅畫前站了幾分鐘，感觸很深。

這次參觀有比國政府的軍官領導，在紀念館轉了一個圈，上到塔頂銅獅子的地方。看當時的陣地，軍官告訴我們當年作戰的情形，那時打仗的規則，打敗戰一定要自殺，拿破崙被捉，威靈頓凱旋歸國。

那時火車發明不久，請威靈頓將軍為開車典禮剪綵，用他的名字作為車站的名稱。專使說：「軍人打敗仗就要死，戰勝就成了英雄。拿破崙不幸戰敗，是天時不利於他。」

### 觀見比皇參觀軍隊

王公使到旅館，接專使和全團人員到皇宮觀見比皇。到達皇宮有呈啓官帶我們到皇宮的客廳。等了一會，又有一位官員帶我們上樓見比皇。比皇個子高高的，身穿大禮服，和專使握手談話，由王公使帶的翻譯人員翻譯，談完後介紹隨員。

我告訴比皇我曾在Ougre鋼鐵廠學鋼鐵。他說：「太好了。烏格瑞Ougre是比國最大的鋼鐵廠。」我說「我到過剛果。」比皇問：「你不是吳工程師？」我回答「是」。「你在那兒很好，他們都很歡迎你，打算讓你在那裡做事，你現在做什麼事？」我說：「當隨員，考察歐美、日本各國。現在考察比國，和專使一起參觀比國的工業。」

「你知道中國的隴海鐵路是我們修建的，漢陽鐵工廠是比國替中國建造的，希望你們考察回國後，把中、比關係拉近，我全力幫助你。」我說：「謝謝。」

專使看我和比皇談的很久，問：「你認識比皇？」我說：「第一次見面，他是個很民主的皇上。」大家聊了一會，離開皇宮。出了皇宮見還有時間，就坐車遊布魯塞爾。公使館的秘書、專使和我坐同一輛車，繞行布魯塞爾的馬路。

布魯塞爾原來有城牆圍住，後來因為政治上軌道，土匪減少了，就把城牆拆了，修成馬路。

馬路很寬敞，中間種樹，兩旁是馬路，一去一來車輛不衝突。因為中間種樹很多，馬路寬敞，成了林園大道，假期很多男女在樹下散步。專使看到這麼寬的馬路，中間又有男女和小孩在玩，非常的欣賞。

市區街巷很乾淨，用石頭鋪地。比國是天主教國家，所以每區都有教堂。北京很小，人口也不多，因此看起來很平靜。房子是磚和石頭造的，樣式雖老但很整潔，比起中國的城市，如南京、武昌真是好多了。

比利時原是有軍隊的國家，自從歐戰後覺得自己沒有軍隊不行，訂的條約靠不住，所以動練軍隊，全國男子年滿二十歲要當兵，服役期間按兵種而分配不同的任務。

炮兵演習，用比國造的小鋼炮射擊，比機關槍打的遠，軍人配帶零件到戰場裝配起來，向敵方射擊。專使對這種小型炮非常欣賞，曾親眼看見軍士用幾分鐘的時間安裝小鋼炮。

參觀後到兵工廠，機器是最新式的，做炮和手槍，地下有個靶場，專為試驗手槍而用。手槍外銷中國的很多，他們希望中國整軍時，多買他們的輕便炮和手槍。

比國自從戰後經濟蕭條，沒有國宴也沒有舞會。離開前專使使用公使館的名義，請比國政府要人吃飯。

次日，坐火車回巴黎，比國政府要員及公使在車站送行。歐洲考察結束，專使團同仁休息、整理文件，預備到美國。

### 和專使談我的婚姻

歐洲考察完畢，預備到美國，徐樹錚專使才有閒功夫在屋裏休息。有天吃完午飯，專使到我房裏，看見我在看信，他問：「我能看這封信嗎？」我說可以。看完後，他說：「這是女人寫的，像情書又不像。」拿起我的回信說：「你在寫考察的情形。你在歐洲有這麼多小姐喜歡你，將來和歐洲女人結婚或是和這位小姐結婚？」我說：「我也想到這件事，雖然我是中國人，但受歐洲教育，一個受西方教育的人，回到中國一定很不習慣。我跟隨專使這麼久，蒙專使賞識，所以願把這件事說給專使聽。」

「我生長在農家，父親是日本留學生，是個軍人。我是在父親留學前生的。弟弟是父親留學回來後出生的。父親回國後在北京任陸軍部教育科科长，把我們從鄉下接到北京住，就讀於模範小學。弟弟對中文很愛好，所以父親很喜歡他；但我對中文書不感興趣，因此父親喜歡弟弟，不喜歡我。父親問我古書時，回答不出，他就發脾氣，要把我送回老家放牛、耕田。這對我的打擊很大，心裏不知該怎麼辦才好？幸好叔叔吳經銓了解我的個性，常安慰我。」

「舅舅朱和是德國留學生，他對父親說：『每個人有每個人的長處，你不能再逼他了。』舅舅對我很鼓勵，所以我常去看他，他是模範團副團長，我常到那兒去玩，學騎馬。穿上軍衣和他們一起練習立正、稍息，開步走。跟舅舅在一起心裏很快，而且接受的軍事教育也很多。」

「父親雖是留學生，但思想很舊，對我太嚴，讓我受不了。他有個朋友姓錢，叫錢維義，讀四書五經和父親很談的來，常到家中，久而久之成爲父親的好友，好朋友就要成親家。錢先生有個女兒，人在湖南鄉下的一個小城，家裏沒人見過她，父親就幫我訂婚。」

「到了中學知識開通，聽同學說自己的未婚妻怎麼怎麼的好，而我連面都沒見過，同學們說不見面不好。放假回家告訴父親這件事，要把未婚妻接來受新式教育，父親告訴錢先生，把錢小姐接到北京住在家裏，兩人不講話，據母親說她有病，所以心裏不痛快，但又不敢對父親說。」

「張勳復辟時，和父親一同到日本留學的朋友，逃難到天津，而且住的很近。大家一起出去玩，錢小姐說的湖南鄉下話，別人聽不懂，而且他們受新式教育，和錢小姐截然不同。」

「張勳復辟失敗後，回北京，我母親說這種情形，母親把她送到學校，仍舊不行。於是我說要退婚，父親反對，叫我自己去說，我到錢家把事情說清楚要解除婚約，錢先生到家裏和父親吵了一架，把女兒帶回家去。不久，錢小姐上吊死了。我聽到這個消息非常的難過，雙方父母不該訂下這門親事的，我不殺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



「事過三年，我考上交大唐山學院。這學校很有名，學生畢業後是大家公認必定有最靠得住的職業，學校和學生都受各界人士重視。知識份子有女兒的人家，都想得到一個交大學生做女婿，所以家裏常有人來提親。因時局動盪不安，加上交大功課很忙就沒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父母認為我歲數大要結婚，幫我物色。」

「我告訴父母二個條件：一、要天足。二、要新式學校的女學生。在革命以前，漢人女子都是小脚；革命後政府提倡天足，禁止裹脚。政府命令僅通於知識份子，沒受教育人家的女孩仍是裹脚，有些人知道裹脚不對，把原來裹的脚放開，裹過的脚再放開，脚已受傷，血脈不通，不能再發展，放開的脚變了形，腿也變細，成了半殘廢的人。已經殘廢的脚叫『金蓮』，裹了又放的叫『改組派』，沒裹脚的叫天足。」

「那年我十八歲，按年紀小我五歲的女孩都是改組派，但改組派的我不要。正巧此時，湖北應城縣的留法學生汪東屏和舅舅一同到歐洲，有個女兒比我小六歲，是天足。汪先生在農商部做事，和家裏門當戶對，女孩又是北京女子師範的學生，與我資歷相同。」

「那時有很多軍閥來提親，軍閥出身綠林或行伍沒受過教育，女兒也以小脚居多。家人不敢惹軍閥，自己對軍閥的小姐不感興趣。」

「汪小姐是父親到比國時生的，故叫汪寄歸。父母希望我早點結婚，但認為她的歲數太小，所以把此事暫且擱下。」

「那時，我急欲想留學。父親的同學蔣作賓

先生，是陸軍部次長，父親的上司。他來做媒，父親因這層關係，一口氣就答應了。我說：「兩人要見面。」就約定時間在中央公園見面，見面後母親催我答應，我點頭兩人就訂婚了。」

「出國前，兩人沒有私下談過，更談不到感情。經過許多波折我考取留學，汪老先生也幫我奔走希望我出國，到了國外，汪小姐的來信都是官方文章，這是我的婚姻問題。」

專使聽了說：「你比我們強一點，我是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訂婚，到結婚晚上才見著面。」又問：「你在外國認識了這麼多女人怎麼辦？和她們結婚？」「不，河水養不活海魚，我還是和中國女人結婚。」專使說：「好」。

## 大西洋上過雙十節

美國在大西洋西岸，必須乘輪船或搭飛機方可到達。十月六日離開巴黎，白里索將軍代表法國政府送我們到車站，火車往西走到 La Havre (哈夫港) 海港，換乘英國油輪瑪麗皇后號 Queen Mary 到美國。這艘船是當時最大的一艘油輪，專走紐約、巴黎航線，載普通客人二三千名，特等客人三百至五百名，最高級的客人一百名。佈置豪華，由巴黎到美國只要一個星期，是世界上最華麗的一艘船，船上有游泳池、戲院、圖書館、舞廳。

一路上風平浪靜，專使常在甲板上散步，因為他官大、年紀大，所以不敢和他一同散步，只有段茂潤和他一起散步。專使看他的名字說：「我給你一個號『觀海』。」我覺得這個號相當好。

航行途中第三日是十月十日，專使很高興地說：「在大西洋上過雙十節是不容易的事。」叫我對船長說：「今天是中華民國國慶，在最高級的一百位客人的桌上放一瓶香檳酒。」船長聽了很高興，在船上特別插中華民國的國旗，除吃飯外，還開慶祝晚會，晚會上有義賣，賣的款項作為慈善基金。船上有中國國旗，但沒有國歌，船長不知從那裡找到一首中國歌曲，把它當國歌。

八點開飯，船長說今晚盛會，有好幾位王子，大官、富商很多。音樂一響，船長宣佈今天是中華民國的國慶，幸運的有中國段祺瑞的代表徐樹錚將軍和隨員在船上，船長請專使起立，專使站起來，每個人都站起來，開香檳慶祝中華民國萬歲，大家都很高興。

那晚的菜非常可口，是拿破崙最喜歡的法國名菜。九點半大家到舞場，那天專使是主人，他叫我坐他旁邊。音樂開始，很多公主、貴婦請專使跳舞，專使叫我代替他伴舞。直到十一點半才結束，專使非常的高興。

十四日抵達紐約港，港旁有自由女神像，船靠著神像邊走，神像是法國政府送給美國的。我站在甲板上，覺得這神像給人的感覺是進了美國一切是自由的，可自由發展。

下午，船停泊在碼頭，我看見弟弟對我招手，我在船上會打電報給他，所以他知道我到紐約。專使問是什麼人？我說是我弟弟。專使說：「你父親真好福氣，兩個兒子，一個在歐洲，一個在美洲。」

(未完待續)